

欠泪难还 III

大河

兵欲

王升华 作品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一部大渡河的野史

战争年代人性与兽性的搏斗

欠谁还



大河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兵欲

王升华 作品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一部大渡河的野史

战争年代人性与兽性的搏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欠泪难还·大河兵欲/王升华著.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10

ISBN 7-228-07282-0

I. 欠…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1152 号

大河兵欲

(欠泪难还)

王升华 著

责任编辑 贺 灵 丁 璇

封面设计 符 蓉

责任校对 晓 林

新疆人民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

字数 315 千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8-07282-0/I·2603

定价: 25.00 元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题材独特、深沉厚重、溶传奇与地域特色为一体的作品，展现三、四十年代旧西康彝汉杂居地区错综复杂的阶级、民族关系和社会矛盾及民俗风情。

大渡河边的山里娃马向阳随被大军阀马国安霸占的母亲进入险恶糜烂的马公馆，偷情的母亲被马国安残忍处死，马向阳侥幸脱逃，在当年数千太平军殉身的深山古庙巧遇前来祭奠的石达开之子石定基，在他的引领下加入长征的红军，但病中掉队，被人卖到彝地给大头人当娃子（奴隶），受尽磨难。他和贫苦的彝家兄妹乌来子、丹果及大头人女儿、刁钻乖戾的莫姆产生了各种感情纠葛，最终逃出，投奔泥巴山里的绿林队伍，这支队伍被川西党组织改编为大渡河游击队，镇压了被解放军抓获的马国安，平息了羊二娘、马五儿的暴乱，马向阳独胆上山，消灭了匪首罗木基和莫姆……本书生活气息浓郁，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生动鲜活，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强烈的可读性，读之让人扼腕叹息，让人荡气回肠。

第一章

那个尤物女人是偶然闯进马国安马司令官眼睛里的。

从年轻女人出现的一瞬间，马司令官就倒抽一口凉气，他惊奇于乡村野岭竟有如此美貌好看的女人：她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细高挑的身材，穿一件天蓝色土布斜襟衣裳，胸部高高地挺出美妙诱人的曲线；黑漆般的头发梳成髻挽在脑后，一张丰润的蛋形脸粉白泛红，柳眉细细长长，黑长的睫毛象一丛森林紧密地绕在两潭深沉的豆荚眼边，适中的鼻子，小巧的嘴唇，开口说话，就露出两排闪着光泽的细磁似的牙齿，下巴颊左边，有一粒很小的美人痣，衬得她更俏丽动人。如果光是美艳，倒还不足以打动马国安那颗坚硬冷酷的心……他玩过多少漂亮性感的红粉佳丽哟！更主要的，是年轻女人眉宇间透出的那种楚楚清纯的妩媚神态，使年近花甲的马司令官在瞬时间怦然心动。后来想起来，马司令官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对一个乡村女人如此动情，这个女人还不是黄花闺女，而是一个少妇了，或许，正是少妇那种成熟的风韵让他心旌摇荡的吧。

好多年后，马司令官依然清楚地记得，那是民国二十三年的夏初，一个收麦栽秧的晴和日子，年轻的三姨太给五十多岁的马司令官生下一个娇儿，马司令官捋着八字胡，喜溢眉梢地向络绎前来贺喜的客人打哈哈。老来得子，这是他解甲归田，避难回乡后最大的喜事，他一连大办了三天生日酒，平日酒量惊人又最能把持自己的马司令官，居然醉了一场，说了许多官场相当险恶，山居万分美好的话。

不幸，三姨太在生下儿子后食欲不振，山珍海味端在面前只是闻一闻就连喊端下去。这可急坏了马公馆上下人等。后来，马司令官问三姨太究竟想吃啥子，三姨太仰着俊美的脸子怔一阵，便说想吃斑鸠肉，马司令官一拍大腿，哈哈一笑，骂说乖小X哎，这他妈有啥难的！

马司令官亲自出马。歇过晌午，马司令官身穿长绸衫，腰插两支黑亮的驳壳枪，骑上那匹高大的枣红马，后面跟着各携一长一短枪的心腹护院队长陈德高和一个护院队家丁，出了大门，悠悠闲闲顺后山去了麦地坡。山峦丛中的麦地坡有个斑鸠岗，岗上斑鸠多是出了名的。

马司令官身躯魁梧，高大壮实，一张国字脸，两道卧蚕眉，豹眼狮鼻八字胡，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新递的头皮泛着青白的光。平日走在街上，也足高人一头，现在骑在马上更是打眼，遇上的人都慌不迭地让道。

走上崎岖的山道，就看见山坡上到处有农人在田里弓腰忙碌，不时有几声人喊和牛叫在山谷间回荡，不远处，大渡河象绿带子在大山间缠绕，河水在阳光下泛着

碎金的光。一层薄纱般的淡雾在河谷上面飘浮游移。

这富林系清溪县的重镇，地处横断山脉北段东缘干热河谷地带，四周高山环绕，沟谷纵横，河川交织，气候干燥，年降雨仅几百毫米，终年四季，多为阳光普照，却又出产丰富，是一块充满光与热的神奇土地。

他们不一会便爬到麦地坡，登上斑鸠岗，马司令官一见就兴奋起来。这是一座气势不凡的高岗，上面密布着葱笼的杂树林，林中缠绕着茂盛的葛藤和荆棘，在树身上攀连，网一般与树撕扭在一起。树笼中隐藏着数不清的斑鸠窝，无数灰褐色的斑鸠或在树梢跳跃，或在林间拍翅膀，咕咕叫唤，湿润润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

“哈哈，你们，给老子准备拣吧！”马司令官飞身下马，将僵绳丢给年轻的家丁，抽出腰间的双枪，在大腿上一擦，哗一声子弹便上了膛。他瞄也不瞄，甩手“砰”地就是一枪，随着枪响，一只刚跳上白蜡树梢的肥斑鸠象遭电击似的往上跳了一下，就一头栽了下来。

“哇哟，司令官，你的神枪不减当年！”护院队长陈德高立刻喝彩奉承。

马司令官得意地吹吹冒烟的枪口说：“打斑鸠算球的本事！麻雀子也别想逃过老子的枪口。”

马司令官双手挥动，枪声连连响起。不一会，陈德高的手里就提了一长串用细麻绳拴了的死斑鸠，有的没了脑袋，有的躯体洞开，鲜血把灰褐的羽毛染得红艳艳的，远看像提了一束花。

远远的斜坡上，站了五六个小孩子，胆大的不时叫喊：“哎，又打中了一个！”胆小的躲在后面，生怕子弹拐弯飞过来。

又一只斑鸠从树上掉下来，却没死，扑闪着翅膀边落边飞，终于不支，猛地像石头般掉下去，一直掉下高岗，落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去了。

“他妈的，算球！”马司令官扫兴地说。

“不行！”陈德高说，“司令官的东西，咋能随便落在山民手里？司令官，时光不早，这些斑鸠也够三姨太吃几天的，我看我们去把那只斑鸠拣到手，就打道回府吧？”三十多岁的陈德高，个头不高，眉目还算端正，只是有点老相；一身蓝布衫，上衣敞着，露出多毛的胸脯，腰上扎一根又宽又厚的牛皮带，上面插一支张大机头的驳壳枪。

“那好嘛，就依你，改天又来打，打多了吃不过来也他娘的臭了。”马司令官同意了，收了枪。

陈德高赶紧从马司令官手里接了双枪，一并插在腰里，年轻家丁早去麻柳树上解开马缰，牵了马，一步步捱下岗来。

那群孩子一直远远跟在他们身后，这时有个孩子叫起来：“嘿，欢娃，到你家去了哩。”忽见马司令官三人停下来，他们也忙停下来。马司令官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双手叉了腰看着坡下的稻田，两条粗眉忽然拧起。从这里看下去，是一坡参差分明的梯田，不同的是，上半部的田已插上稻秧，青葱葱绿森森一片，下半部的田却仍是干田，黄扑扑灰不溜丢，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个偏远的地方，现在马国安虽然没当西康屯垦总司令了，但他仍是集地主、官僚、军阀于一身的人，财势依然雄踞

一方，县里官员百姓仍叫他“司令官”，他跺跺脚，小小的清溪县便要地震。

眼下这片未栽秧黄扑扑的田，就是他的地产，由于这儿没有堰水，这水田全靠一点山水和天老爷下雨，而上面的这片田却占尽风水，是上水口，只有它们吃饱喝足了，有剩汤残羹才流下去。下边的田就惨了，遇了好年景，下几场大雨，才能把秧插下去，一干旱起来就有点种玉米。

“德高！”马司令官喊道。

“啥事，司令官？”

马国安司令官朝坡下一指：“上边这片田是谁家的，把水口都挡完了，我的田连秧子都栽不上，他妈个X！”

“这个……司令官，等一会找保长七麻子问一问，问明了，要他狗日的把田给换一换。”

“嗯。”马司令官含糊地哼一声，目光仍在插了秧的上坡田留恋了一会才走。

他们来到落斑鸠的房前。这是一个四立三间的旧瓦房，前边是个小院，只是院门低矮破烂，和整个房屋很不相称。不过也可看出这户人家的日子比一般农户过得宽裕。

陈德高去拍院门，又敲又喊了好久，院门终于吱嘎一声开了，一个楚楚动人的年轻女人出现在门口。

“哦……你们，有啥子事呢？”她显然被刚才的枪声惊吓住了，神色有些慌乱。

陈德高说：“大嫂，刚才我们司令官打的一只斑鸠掉到你家院子里了。”

“哦——”年轻女人瞟一眼马国安，说：“那你进来找吧。”

陈德高闪身就要进去，却听马司令官一声喝：“慢！”

马司令官走上去，朝年轻女人一抱拳，笑道：“太太，打扰了。”

年轻女人淡淡地看着眼前看来颇有来头的人，没有说话。她那身天蓝色斜襟布衣，虽有些旧，但洗得干净，穿着清爽合体，给她平添了一种成熟女人说不出的魅力。

“走！”马司令官突然转身吼道，他首先就朝坡下走去。

“司令官，不拣斑鸠了？”陈德高带着牵马的家丁喘吁吁跟上来问。

马司令官不答，只是走路。

这时，在远处观望的孩子中，有个十多岁的男孩呼叫一声：“妈——”就朝年轻女人跑了去。

年轻女人也叫道：“欢娃，回屋里去。”

母子两人进屋后，院门关上了。

此时，坡下走路的马司令官猛然一声长叹：“好一个女人！”

陈德高听了一愣，立刻眉开眼笑说：“司令官看上了，那还不好办吗？找保长七麻子……”

马司令官鼻子哼了声，胸腹间一下情欲涌动，心痒难搔。他暗暗骂道：不把这个女人弄到手，今生算他妈白活了！

第二章

离斑鸠岗里许的枇杷湾，是个坡势平缓、杂树丛生、水草丰茂的所在，远近农家的孩子都喜欢上这儿来放牧牛马。天气晴好的下午，孩子们吆牛牵马来到这里，把牲口往漫坡一赶，任它们悠闲地吃草，他们却聚在一起，打派仗、摔跤、抱蛋……游戏花样百出，层出不穷，无休无止，呜哇喊叫，嘻笑连天。有时也看见有孩子头破血流，痛哭流涕，哭兮兮地骂人，但时间不长，笑闹声又冲天而起。

但每天，在孩子们玩各种游戏的时候，有个孩子总是孤独地坐在一边，或背诵上午在私塾里学过的文章，或用木棍在地上练字，时不时去照看一下他家那条小黄牯牛。有时，他也看其他孩子玩，脸上露着欢乐的笑容。有时，他又倒在草坡上静静地看蓝天白云和远处山峦，面色肃穆的样子，仿佛带着与生俱来的巨大愁绪。

他就是欢娃。欢娃是他的小名，大名叫马向阳。名字取自一种路边地坎常见的低矮的树，直直的条上缀满了青蛙背似的叶子，结一种小桑果似的紫红小果，是一种很低贱的树，取此名有好活好养的意思。有时候，欢娃也会在坡坎边看着这种树，想爹妈怎么就给自己取了这么个名字呢，别的树都是高大挺拔，而这种树是这样的矮小和不起眼，莫非自己的命运也跟这种树一样吗？

欢娃已满十三岁了，因为生得瘦小，看体形还不到十岁的样子。他的爹是个小商人，常年在外奔波，收山货到雅安、乐山等大地方去卖，家里就他和母亲相依过活。也因为有一个小商贩的爹，使他家的日子比一般农户要好过得多。

这日午后，当牛马放上了山坡，就有三个孩子朝欢娃走来，最大的那个叫黑狗的叫道：“欢娃，快来，我们一起玩母鸡抱蛋。”

欢娃拿棍在地上划，摇摇圆脑袋说：“我不来。”

“母鸡抱蛋好玩哩！”黑狗跑过来就拉欢娃。他是保长何七麻子的幺儿子，平日里凶狠霸道，众孩子全都怕他。

“我……不来！”欢娃固执地晃动双肩。

“走哟，今天偏要你一起玩！”长一对虎牙的孩子叫牛皮，从后面就来操欢娃。

欢娃身子一翘起，终于站稳了，生气地说：“别碰我，我妈不让我跟你们玩。”

“咋的，怕我们把你吃了？”黑狗鼓起眼睛。

“嗯……怕……”欢娃说不出。

“哼，这么大个人，还光听妈的，硬是羞死人。”牛皮拿指头在脸上划，还做咧嘴的样子。

黑狗亲热地拉了欢娃的手说：“你嫌母鸡抱蛋不好耍，咱们就来耍掷骰子吧。”他变魔术一般，从衣兜里摸出两个骰子，在手心一抛一抛地显示，眼睛却眨也不眨地盯着欢娃。

欢娃看眼骰子，那东西他见过，大人们常用它来赌钱，他就将头摆得如拨浪鼓：“不来不来，我不会赌，也没有钱。”说着就要走开。

黑狗忙拉了他：“别走嘛，欢娃，咱又不是赌钱，只是掷点儿玩，这又不用学……不学也会的。”

欢娃仍然摇头：“我不！”

黑狗突然脸一变：“敢不来！不来就是小瞧我们！”

“小瞧我们就叫你吃皮砣（拳头）！”牛皮和另一个叫长寿边吼，边又挽袖子又攥拳头。

欢娃吓住了，想哭，哭不出声。

黑狗忙换了笑脸：“莫怕莫怕！我们是三缺一，只要你陪咱们玩，屁事没得。掷骰子简单，把这往地下一甩，比点子大小就结了。你如果不来，挨了打可划不着。”

这样软硬兼施，欢娃只得答应和他们玩。他们找了一处平坦地方，掷起骰子来。“六点！”“八点！”叫声不断，渐渐地，欢娃也忘乎所以起来。

那天玩得很痛快，欢娃好久没这么开心过。父亲常年在外，母亲总是控制他与外界接触，欢娃那久经禁锢的心灵今天得到舒展和解放，竟使他觉得往日一个人孤寂呆坐真是傻瓜一个，一个大大的傻瓜。

傍晚时分，欢娃牵了牛回家，母亲已在斑鸠岗下的屋外张望了，袅婷的身影在暮色里显得十分动人。

夜色漫上岗来，笼罩了天地，一天过去了。

一连几天下午，欢娃都和黑狗几个掷骰子玩。有天玩时，黑狗忽然提议说：“这么光比点子打手心太没意思了，咱们也学大人样，假装着赌钱吧。”牛皮两个都喊好，欢娃却说：“赌钱我是不来的。”

黑狗说：“是假装赌钱，不是真钱，我们都没钱嘛。”

牛皮问：“用啥当钱呢？”

黑狗说：“用……嘿，小石子就可以。”

牛皮说：“好，一颗石子当一块大洋。”既然是假的，是玩儿，欢娃便又安心地玩起来。他们每人找了二十颗小石子，学着大人的样子赌开了。

到散局回家时，黑狗又说：“咱们明天接着今天的继续玩那才有意思，这样日后才分得清输赢。”

大家都响应，说好，咱们就跟大人一样玩。黑狗就从衣兜里掏出几张纸和一截烧焦的青杠木小棍，说：“欢娃和长寿不输不赢，我输十五块大洋给牛皮。”他就在纸上写了“欠牛皮大洋十五块”，又笑着对牛皮说：“来，把你的名字也写上，怕你明天说不止这么多。”牛皮便在纸片上写了自个的名字。他们几个都已读过几年私塾，能写很多字了。

次日下午，他们接着玩，今天是欢娃输得多，黑狗也象对牛皮一样让他在欠条上签了名字。

接下去，不知怎么回事，每天都是欢娃输，黑狗每天都写了欠条，全让欢娃签上名字。欢娃也没在意，——这是闹着玩的嘛！

他想不到，一张阴毒的大网，已经撒在了他的身上。

第三章

灾难是从端午节那天开始的，来得无声无息。

五月五，过端午。一大早，欢娃就帮母亲忙碌开了，蒸馒头，煮鸡蛋，调雄黄酒……欢娃母亲在娘家时的名字叫杨桃子，嫁给小商贩马金谷到斑鸠岗后，这里的人都叫她桃姑。比一般人家宽裕的日子使她年轻许多，看着二十多岁，其实已经快满三十了。此时，她粉脸含笑，不时把欢娃支使得象风车儿转、抱柴、拿盆、烧火、看着欢蹦的儿子，她心里溢满了甜蜜。男人早已带信回家，说今天上午一定赶回来过端午。

“妈，爹一会儿真要回来吃馒头？”欢娃在灶下烧火，不时让烟熏得抹眼流泪，但依然高兴得东问西问，问得最多的是爹回来的事儿。一年难得看见几次爹。他想爹，爹每次回来都要抱着他，拿硬胡茬扎他，然后从提的口袋里拿出几串糖葫芦、麻糖出来给他吃。有时他还看见爹拿出一摞银元，让妈收起。欢娃知道他能上私塾念书，家里常有肉吃，都是靠爹走村串户的奔波。

“瓜儿子，给你说过好几回了，是的是的！”桃姑瞪一眼儿子，手不停地在盆里揉着面。

“哎呀妈，你的手好白哟！”欢娃看着妈挽起袖子的手臂说。

“嘿呀，你今天咋啦，乱说些啥话。添把柴，去给牛抱一蓬草吃……看看木盆里的草料牛吃完没有，吃完了，把盆拿回来。”

母子俩早早地做好吃的，等欢娃爹回来。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直等到晌午过后，也不见人。桃姑和欢娃到院门口朝大路上望了好几次，终于失望，母子俩饿急了，只好先行吃起来。桃姑的眼皮不断乱跳，不由得有些心惊神慌。

直到午后，院门突然砰地被撞开，住在坡下边的保长何七麻子的儿子黑狗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没见到人就喊：“欢娃，欢娃，我爹让我来告诉你妈，你爹昨夜让人打死在河沟里了！”

正在吃饭的桃姑听了，一下脸如土色，失手打碎了碗，几步跑出堂屋，颤着声问黑狗：“你说的啥子？”

黑狗又说了一遍，还补充：“我爹正找人去抬……啊！桃婶，桃婶……哎呀欢娃快来呀，你妈昏倒在地上了……”

欢娃冲出来，哭喊着：“爹……妈……”扑在母亲身上嚎啕大哭起来。

附近的村人都惊动了，不一会便来了很多人……

那几天是怎样度过去的，欢娃后来一直记不起了。他只记得四个青壮年汉子用

长梯将爹抬回来的时候，欢娃看见了爹血肉模糊的脑袋，搭拉在梯子上一动也不动的。后来，村人们没让他再看。

桃姑被两个女人扶着，轻飘得如一片落叶，眼泪已经流干了，只睁着一双茫然的眼睛望着人们忙碌。马家在斑鸠岗是属外来户，没有亲戚，马金谷父母早已不在人世了，有个兄弟也因与哥长期无来往而相互不过问。倒是桃姑的娘家来了两个堂弟，帮忙买棺材安葬丈夫。因马金谷平日人缘好，村里人男女老少来了几十个，有的帮做饭，有的挖墓坑，有的做杂事，还有几个女人对桃姑说着宽心话。他们以各自的古道热肠，就这样齐心合力地将先行的同类次第送入另一个世界。

薄暮时分，欢娃爹入了土。当青色的石头砌住了墓门，被石灰浆糊严了的时候，桃姑才爆发般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将头往墓门上撞，几个女人赶紧拉住了她。

“桃姑，你要看在孩子的份子上好好地过啊……”

就是为了这句话，桃姑硬挺着过来了。

那几天，沉沉的雨雾罩住了群山，欢娃没去私塾，陪着母亲。一身素服的桃姑，紧紧地搂着儿子，呆呆地流泪。失去了丈夫，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呢？她想不出，是啥人这样黑心打死了丈夫，村人们有的说是土匪抢钱，有的说是丈夫的仇家报仇，她不知道丈夫曾经得罪过什么歹毒的恶人。那天虽然报了官，县府也派人来验了尸。桃姑知道如今办事要钱，不给钱，要想案子破，怕是白日做梦了。可是，桃姑办丧事已经把钱花完了……

天又放晴起来，桃姑让欢娃去上学，她说：“娃呀，妈只有指望你了，你要把书读成器，将来才不受人欺负！”

“嗯。”欢娃看着妈，使劲点了点头，背起书包上私塾去了。

桃姑撑着虚飘的身子料理家事。这几天，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的，圈里的猪饿得嗷嗷直叫。她在屋后的菜地打了一背兜菜脚叶，背回屋切了，用牛头锅煮了满满一锅猪食。

猪食煮开了，她用木耙搅着，这时，院门响起咚咚的敲门声。欢娃咋这么早回来？桃姑急忙起身去开了院门，一股浓烈的蒜味迎头冲来，她急忙捂了鼻，看见门外站着保长七麻子。

“何七爷，屋里坐。”桃姑惊诧地后退一步。

五短身材，圆头圆身的七麻子，晃着油光光的大麻脸和一身黑紫的绸衫，大大咧咧地进了门，在堂屋里的板凳上坐下来。

“他七爷，这些天让你操心了。”桃姑边说边给七麻子找烟。欢娃爹的丧事，七麻子出了很多力，他亲自找坟地、找人挖坑，又拿出家里的肉、菜，款待帮忙的人。桃姑全靠了他，才将丧事办下来。

“嘿嘿，不值一提，都一个地方住着，有了难都该帮一帮嘛。”七麻子叭嗒着叶子烟，笑嘻嘻地看着桃姑，狼舌般的目光在桃姑周身上下舔过来舔过去，舔得桃姑浑身不自在。七麻子却在心里暗骂马司令官好眼光，占有这样的女人真是前世修来的福份。狗日的当大官的人真他妈享尽世间温柔艳福。

“大妹子呀，大兄弟真是死得太……惨了，我又到县府里催过破案的事，可如今，你知道，破个案子不仅仅是十天半月的事，弄不好三年两载、十年八载都说不

定的。只是苦了你们孤儿寡母，我这个当保长的，有责任啦。大妹子哎，这……往后的日子，你有啥打算？”

“我？能有啥打算，过到哪算哪了。”

“唉，你这孤儿寡母的，难呀……”七麻子苦着脸叹气道。

桃姑咬着嘴唇，眼睛已经潮湿。

七麻子说：“大妹子呀，我看你的面相，应该是个有福之人哩。”

“我这样的人，能有什么福哟。”

七麻子忽然满脸堆笑地说：“大妹子呀，其实七爷我是来跟你道喜的呢。”

桃姑惊讶地仰起脸说：“我有啥子喜？”

七麻子笑道：“是大喜呢。大妹子呀，有个大富大贵的人，家有良田千顷，手下有队伍无数，放个屁砸个深井，顿下脚地动山摇。他看上大妹子你了，说你外秀内慧，温良敦厚，想让大妹子为他执箕帚，特让七爷我来作媒。现今大兄弟已是作古，你孤儿寡母熬日子毕竟不是长远之计，逢上这样的官大人真是梦也梦不来的好事，因此我七爷替你一口应承下来，今天我特来告知你……”

七麻子一席话未说完，桃姑的脸由红转白，嘴唇小虫般蠕动，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七麻子说得兴起，伸手就从怀里摸出一个绸包，说：“大妹子，看人家多有钱，礼钱开手就是五千银票，让你制点光鲜衣物，他过些天挑个好日子就来迎人。你嫁过去，算是进了天堂，从糠箩兜跳进米箩兜，从此穿金戴银，前呼后拥，吃香喝辣，享不完的富贵生活，一般人梦也梦不来哟。来来来，把钱接倒！”

桃姑没接七麻子递来的钱，终于木木地说：“他七爷，我……我不嫁人，我守着欢娃过！”

七麻子突然满脸麻子涨圆，眼睛一鼓：“啥子？你说啥子？不嫁？骗哪个哟！你这么年轻标致女人，嘿嘿，说句不该说的话，你七爷我看见你心头就……就猫抓一样……嘿嘿嘿，别发气嘛，开个玩笑，算我没说。大妹子呀，我还没跟你说这个贵人是谁呢，知道了就巴不得了。这个贵人就是马司令官！马司令官虽说现在有三房太太了，可你去了，比起来是你最年轻漂亮，司令官还不疼死你了？”

七麻子停下话，用眼睛看桃姑，期待着她惊喜的表情，但令他大失所望了，桃姑只是眉弓耸动一下，竟无表情。七麻子只好接着说：“那马司令官是啥样人物？在西康省都是响当当的，虽说眼下赋闲居家，可论财、论势，方圆几百里，你能找得出第二家？别人巴结还巴结不上哪，也是大妹子才有这份福气。那天马司令官来打斑鸠，只一眼就喜欢上了你，你要跟了司令官，那是啥样风光，七爷我想都想不出来……”

桃姑依然木木地站着，秀美的眼睛有些发直，忽然，她掠掠头发，声音细小但执着地说道：“七爷，不管是哪个，我都不嫁！”

“啥？”七麻子先一怔，继而怒道：“不嫁，由得你不嫁吗，马司令官哼一声，就有人来‘迎’你了，还怕你不去？”

“七爷，身子是我的，还得由我使唤。他七爷，你没其他事，我要去喂猪了。”桃姑说着就朝外走。

七麻子嘿嘿冷笑：“事嘛，当真还有一件。”

桃姑站住，沉静地望着七麻子。

七麻子手伸进怀里摸，摸出一叠纸来，甩在桌上说：“大妹子，我收欠账了，一万大洋，拿来！”桃姑惊诧了：“他七爷，我家几时欠你账了？”

“你没欠，你儿子欠了。你儿子在外边耍钱，输了一万多大洋，有欠条在此。”七麻子把手往桌上的纸条一拍。

桃姑脑里轰地一声，眼前金花乱舞，好一阵，她才稳下心说：“我家欢娃是不会耍钱的！”

七麻子得意了，哈哈笑道：“白纸黑字，在这里写着的，莫非七爷冤枉你娃！”

桃姑朝那叠白纸瞟一眼，清晰地看见面上那张纸歪歪扭扭地写着：欠黑狗大洋叁佰元。字确是欢娃的。桃姑头脑发胀，浑身无力，心里叫：欢娃，你害死妈啊！

恰这时院里响起欢娃的呼喊：“妈，我回来了。”

桃姑厉声叫：“欢娃，进来！”

欢娃背着个暗红色布书包进来，瞅了七麻子一眼，问：“妈，有啥事？”

桃姑劈头给他一巴掌，骂道：“你这个害人的畜牲！”

欢娃被打得晕头转向，呜呜大哭，却不知妈发的什么火。桃姑指着他继续骂：“断嫩巅的小杂种啊，你咋敢背着妈赌钱，输掉那么多，叫我拿啥子还嘛？”

受了委屈的欢娃猛地大叫：“妈，我没赌钱！”

七麻子接口：“没赌钱欠下一万多大洋？大妹子，快拿钱来哟，我可是等得不耐烦了！”

欢娃这才看见了桌上那叠纸条，立刻叫喊：“这欠条是不作数的，你家黑狗说是闹着玩的！”

桃姑问：“这话是真的？”

“真的，妈！”

桃姑冲七麻子怒骂：“好哇，七爷，你是这样来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呀，你还有天理良心么？狼心狗肺的……”

七麻子恼羞成怒，麻脸成猪肝色：“放屁！赌钱有闹着玩的吗？闹着玩，能打欠条吗？少给老子赖，借谷还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桃姑手指七麻子：“你挖起坑坑骗不懂事的娃儿往里跳，你好歹毒哟，黑了心肝烂了肺，没天理王法了！”

七麻子闪开桃姑的撕扯，抓起桌上的纸条说：“跟你讲，七爷我今天先放你一马，明天领人来与你算账，有钱还钱，没钱就拿欢娃顶！别怪我七爷心狠手辣，哼哼，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要来！依了司令官的婚事，啥事没有，不依么，你家破人亡别怪哪个！”说完，他一步跨出屋走了。他知道，今天该到此为止，一步步来么，不怕他孤儿寡母飞了！

桃姑这时才突然明白了他们母子落入了一个精心构筑的陷阱，她抱着欢娃，母子俩放声痛哭起来。

第四章

民国二十三年深秋，十二岁的欢娃跟着母亲进了马公馆。

那天太阳贫血虚弱得厉害，照得斑鸠岗好一片惨白，欢娃被马司令官的护院队长陈德高抱坐在高头大马上，晃悠悠地走在娶亲队伍的后面。

长长的队伍在山间蜿蜒，队前的唢呐吹出喜庆的长音，穿戴簇新的男女紧随着一顶红呢小轿，欢娃那毫无欢颜的母亲桃姑就坐在上面。

山道高高低低，盘盘曲曲，欢娃在马上忽仰忽倾，难受得很。陈德高的手箍得他生痛，他动了动，脑后便“波”地吃了个“板栗”，响起了陈德高瓮声瓮气的恶声：“小杂种，动啥子动？”欢娃吓得一颤，再也不敢动。但他受不了陈德高喷出的浓浓蒜气，就缩了缩脑壳，不料背一下顶住了陈德高腰间冷硬的手枪，又吓得坐正了身子，只拿眼光去盯母亲坐的红呢小轿。他看不到母亲穿得花红柳绿的身子，也看不到母亲那张年轻好看的脸蛋，只看到二个壮汉抬着晃动的红呢小轿，以及轿后背着挑着东西的送亲人，这些都是保长七麻子一手操持的，他要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向马司令官表示他的满腔谄媚与殷勤。

欢娃想起母亲上轿时，脸上那种赴汤蹈火的坚凛之色，心就猛地发紧。这几个月是多么不幸，他的家遭到一连串的灾难，爹就那么不明不白地死了。他还痛恨自己上了黑狗的当，使得母亲不得不为了他，做了马司令官的四姨太。现在，他又要跟随母亲去马公馆生活了，他多么不想去呵，他喜欢斑鸠岗，一年四季，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有那么多好玩的朋友……想着想着，他心里一阵难受，差点流出泪来。

“小杂种，坐好！”陈德高的一声闷喝，把欢娃惊醒了，他不知有啥事，只是抓紧了鞍垫。

身后的陈德高一飞身下了马，急不可待地朝一面坡坎走去。两个挑担的家丁见状，连忙讨好地问：“老大，啥子事？我们来干。”

陈德高一边解裤带一边骂：“球的事，你给老子干得了？”随即他身下的茅草响起喇啦喇啦的声音。

欢娃不由嗤地一声笑。

两个家丁没趣，听到欢娃笑，便找到泄火的对象了：“小杂种，你敢笑！——你她妈个小拖油瓶！”

欢娃受不了，想哭，又不敢哭，他抬眼望母亲的小轿，已经走出好远了。

陈德高放完水，又点了根烟，才上了马，一声猛喝，枣红马撒开四蹄跑起来，

路两边的白蜡树桐子树连着庄稼地一晃而过。

有生以来头回骑马的欢娃，吓得紧抓鞍沿，大气儿不敢出。

走下缓坡，便看见顺着大山脚缠绕的绿玉般的大渡河，接着就看见富林镇高高低低密密麻麻紧挤在一起的青色瓦房了。

第五章

马公馆给欢娃最深的印像，是它那又高又宽的大门，以及要进大门前先得上的十多级青石砌成的台阶。欢娃从没见过那么高大的房子，屋脊高耸的青瓦又密又实，木樨交错的门楼雕梁画栋，五寸厚的黑漆门扇上，吊着两个狰狞的兽环。门前蹲着两个张牙舞爪的大石狮。一个挎盒子枪的护院队家丁，笔直地站在门口，如果有蓬头垢面衣衫烂褛的叫化子赖在那里，家丁就扑上去一阵拳打脚踢，乞丐们便哀叫着抱头逃窜。有时候家丁又将门口拴着的几条大狼狗放出，咬得乞儿们哭爹叫娘。但是大户人家油水多，乞丐们仍爱聚在马公馆门口乞讨。

那天一行人来到公馆前，门口早聚了许多男女，指指点点的又看又叫，欢娃想该放鞭炮了，就捂紧耳朵，却半天没动静，正奇怪时被陈德高一把从马上拉下来，只见从大门里跑出几个女人，有老有少，一迭连声地说：“四姨太到了，快进屋吧，司令官都等急了！”有两个年轻的女人从小轿里扶出欢娃母亲，欢娃看见母亲的脸上依然冷若冰霜，她说：“欢娃，跟着妈。”然后被一群女人簇拥着进了黑漆大门，接亲送亲的人跟着鱼贯而入。

陈德高摸钱打发了轿夫，才领着欢娃走进去。

好些日子，欢娃也没能闹清那座神秘幽深的房子有多宽大，他从没见过那么宽大的院子，里面七曲八拐，回廊连回廊，天井套天井，房间挨房间，真个是院中有院，房外有房，让初来的欢娃犹如进了迷宫，头晕目眩难辨东西南北，他只是机械地跟在陈德高身后迈着脚步。

东绕西绕朝里走，终于来到一个天井里，迎面几间房屋看得出是新装扮布置了的，女人们齐说到了到了，陈德高早就高声喊道：“报告司令官，新人到了！”从那新屋里走出一个仆妇说：“司令官跑茅厕去了，四姨太进屋来吧。”

两个女人把欢娃母亲送进了新房。

“妈个X哟，咋这个时候才到？”一个粗大嗓门在侧旁响起，女人们全转身低头，一齐声说：“给司令官道喜。”

欢娃循声看去，只见顺廊道走来一个老头，身材很是高大，一张宽大而多肉的臉，有几道深深的沟纹。穿一身闪光的黑色绸缎褂子，硕大的肚皮将绸褂顶出个弧形。他双手正在腰间忙乱……系裤带，翘着的八字胡微微抖动。欢娃忽想起，这不是打斑鸠的老头吗！原来他就是司令官，他的后爹。

马司令官哈哈大笑，说：“喜，都喜。格老子你们咋个阴悄悄的就进来了，鞭炮

仗也不球放几挂？”

一个穿得簇新的婆子说：“回司令官的话，是二太太吩咐过的……”

司令官怔了怔，哼一声，又一挥大手：“算个球了，也对，不讲他娘的那些个繁文缛节。”他把目光落在陈德高身上说：“德高你今天累了，去歇口气，一会吃席我给你敬酒。”

“谢司令官！”陈德高乐滋滋地，象在军队里一样啪地一个立正，之后转身走了。

马司令官朝女人们摆摆手：“你们都给我走开，各人干着各人的活路，老子要睡觉尝鲜了！杨婶，从今天起你专门伺候四姨太太了，你下去传话，过一个时辰就摆酒席。”

妇人们喏喏连声地纷纷离开。

欢娃正不知咋办时，母亲从新房里突然走出来，朝他招手：“欢娃，过来喊爹。”

马司令官的目光才落在欢娃身上，怪怪的眼神让欢娃十分害怕。他看着那个比母亲大一倍年龄的凶狠老头，迟疑地开不了口。

“快喊嘛。”母亲催促。

欢娃只得硬了头皮，怯怯地喊了声：“爹。”

马司令官皱了皱眉头看着欢娃母亲：“这就是你那个儿？”

欢娃母亲说：“是的。”

马司令官雷鸣般吼了一声：“杨婶你回来！”

已走到门角的杨婶打了个冷颤，颠着小脚跑回来说：“司令官有什么吩咐？”

“你把这个娃儿弄到伙房去吃点东西，在老邬头屋里铺架床，天黑了他就跟老邬头睡。”

“是。小少爷，请跟我来。”杨婶说。

欢娃没动，他看见马司令官迫不及待地拉着母亲进了那间新屋，门随即关上了，一会儿听到母亲发出一声闷哑的惊叫，他一愣，想跑去屋里看看，却不料手被杨婶死死地抓住了。杨婶急切地说：“小少爷快走，司令官睡觉是万万打扰不得的，打扰了非活活打死不可！”说完，拉了欢娃慌忙离开那里。

……那一声闷哑的惊叫把欢娃母亲桃姑变成了四姨太太。

新房是一进两间相连的房屋，镂花的窗棂透着淡淡的阳光，看得见外间是客厅，摆着古色古香的桌椅；里间是卧室，一张老式的雕刻架子床上，已被布置得花团锦簇，披红挂绿，充满喜气色彩。

门被关上的一刹那，欢娃母亲桃姑的心门也关上了，里面只剩了儿子的身影。她知道让她惧怕的日子已经来到了，她微微颤抖着的身子，被马司令官有力的手抓着拉进了新房，从明处乍入暗处使她的眼睛根本看不见什么，她的头脑昏昏糊糊的，恍惚中，她已经直接被马司令官拖进了卧室，推坐在那张宽大的床上。

马司令官双手捧起桃姑的脸，喜眉喜眼地摇晃着脑袋看，呵呵呵地笑，大声说：“心肝肉儿哟，你可是太好看了，老子马国安这辈子居然有此福气讨下你，也不枉变